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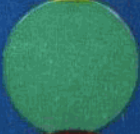
株洲剧作

(歌 剧 专 辑)

7233



一 九 八 四 年
第 一 集



目 录

阿佤山歌（六场歌剧）	任 萍（1）
玉姑（五场歌剧）	袁 岱、马永平（73）
特别代号（六场歌剧）	鲁 山、刘国祥、朱存汉（119）
泪血樱花（八场歌剧）	郝肖平、夏劲风（179）
绿岛恋（六场歌剧）	鲁 山（249）
爱之歌（七场歌剧）	高雪君、郝肖平（297）
乡野春情（七场歌剧）	史德松（341）
编后记	（392）

六场歌剧

阿 佤 山 歌

任 萍

时间：五十年代。

地点：云南边疆阿佤山区。

人物：

杨玉华——解放军边疆民族工作队医生，22岁。（女高音）

赵大忠——解放军边疆民族工作队队长，28岁。（男高音）

李二娃——工作队战士。

张庆元——工作队班长。

陈岩龙——工作队佤族战士。

杨宏山——工作队老医生，45岁。（男中音）

岩 朴——佤族奴隶，60岁。（男中音）

娜香姆——佤族奴隶，38岁。（女中音）

娜哈拉——娜香姆的女儿，16岁。

岩 桑——佤族奴隶，25岁。

岩 丁——佤族贫苦农民，50岁。

娜 梅——女，佤族贫苦农民，25岁。

娜 月——女，佤族奴隶，30岁

岩 郎——“珠米亭”（即奴隶主）兼新官，50岁。

（男中音）

岩 板——“珠米亭”兼“魔巴”（即医生），40岁。

岩 嘎——国民党特务，真名蒋士仁，30岁。

序 歌

〔在一阵欢快的木鼓声后，芒锣、象脚鼓敲着抒扬的节拍，乐队起阿佤山歌“江山乐”。〕

〔在音乐声中，盛装的阿佤老人岩朴、阿佤少女娜哈拉登场，向观众行阿佤礼，激情地同声朗诵：〕

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啊！

你们都来听吧！

听我们唱一支阿佤山歌。

我们佤族住在高山上，

人们称我们是“彩云的部落”，

我们爱说爱笑爱唱歌，

更爱那

春天一样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。

每当那明月挂上星空，

村村寨寨燃起篝火，

跳啊！跳啊！

鼓响锣鸣，舞步不停；

唱啊！唱啊！

千声万遍，歌声不歇。
唱爷娘传给我们的血泪悲曲；
唱共产党带给我们的幸福欢歌！

娜哈拉：爷爷！

岩 朴：哎！

娜哈拉：你瞧瞧，今晚听歌的人这样多，我们要唱哪样歌？

岩 朴：人多我们拣好的唱，唱我们阿佤人的新生歌。

娜哈拉：今晚要唱哪家的故事？

岩 朴：就唱我们家的悲欢离合。

娜哈拉：从哪里开腔？

岩 朴：从人间地狱开腔。

娜哈拉：在哪里落音？

岩 朴：在社会主义天堂落音。

娜哈拉：好！那我们就唱起来！

娜哈拉：（二人合唱）
岩 朴：

兄弟们哪！请听吧！
听一曲阿佤人心底的歌声。
唱到苦处你莫伤心，
我们的歌从黑夜唱到天明。
那一年啊，老天降灾星，
阿佤山闯来了国民党兵，
火烧草楼刀劈人，
血染青草遍地腥……。

〔岩朴、娜哈拉隐去，歌声继续。〕

〔幕启。纱幕后是燃烧着的山寨，国民党匪兵在杀

人放火。赤身露膀的阿佤汉子们手持砍刀、弓箭、镖枪，怒吼着冲向仇敌……。

〔合唱：

珠米土匪国民党，
商人骗子土司兵，
杀我们，抢我们，
一个更比一个狠。
火烧芭蕉心不死，
桩桩仇恨记在心。
过了一年又一年，
过了一春又一春，
吉祥的孔雀飞来了，
阿佤人啊！
心不明，眼不亮，
受骗上当，错把救星当仇人……

第一场 进 军

〔茅草丛生的山路上。

〔岩郎新官、岩板魔巴，国民党特务蒋士仁——化名岩嘎站在高处向远方瞭望。

岩 郎：蒋先生，你们的人马这一撤走，……

岩 嘎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要用一切力量顶住，绝不能让共产党进寨！

岩 郎：你们几百万人马，都没能顶住共产党的进攻，就凭

我手里的弓箭、刀矛，叫我去对抗共产党的洋枪大炮？

岩 嘎：不！共产党厉害的倒不是他们的枪炮，最厉害的是他们的宣传！只要他们进了你的山寨，你的山寨就要变色；只要他们和你的奴隶娃子说上几句话，你的奴隶娃子就会变心！你要设法惹他们，斗他们，叫他们向阿佤人开枪！

岩 板：对！叫他们杀人！让那些奴隶娃子流血！

岩 嘎：杀人！流血！在奴隶娃子们心里种仇！埋恨！那样一来，你岩郎新官就还是阿佤山的主人！

岩 郎：好！就照你说的干！

〔三人向一侧下。

〔片刻，乐起。赵大忠率领张庆元、李二娃、陈岩龙等战士举着“边疆民族工作队”的红旗上。李二娃、陈岩龙各持一把砍刀，在前劈荆斩棘开路……

〔合唱：翻高山，穿密林，
披荆斩棘向前进。
深入边疆村寨，
团结各族人民。
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
帮助群众求解放，
翻身作主人。
保卫边疆，建设边疆，
披荆斩棘向前进！

〔赵大忠等搜巡下。

〔杨宏山、杨玉华上。

杨玉华：（唱）山路窄，茅草深，

杨宏山：（唱）百丈老树缠枯藤，

杨玉华：（唱）猴子在树梢打秋千。

杨宏山：（唱）鸟兽来去不怕人。

杨玉华：（唱）奇花异草铺满路，

杨宏山：（唱）珍禽异兽满山林。

二人：（合唱）土地美，人贫困，

佤族人民苦难深。

解放大军进佤山，

要让这苦难的土地翻个身。

杨玉华：爸爸！你累了吧！你坐下歇会儿，我去看看后边大行李上来没有！

杨宏山：好！小心些，草深路小，别迷了路！

杨玉华：哎（下）

〔杨宏山放下挎包和医疗箱，坐在树下拿出毛主席著作《纪念白求恩》翻读……。

〔岩嘎推岩朴从杨宏山身后悄悄摸上，岩嘎要岩朴刺杀杨宏山，岩朴犹豫不前，岩嘎夺过岩朴手中的镖枪，向杨宏山投去，正中杨宏山的后心，杨应声倒地，岩嘎抽出腰刀正欲砍杀杨宏山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岩嘎急逃下，岩朴欲去拔杨身上的镖枪，杨玉华和一战士上，岩朴急逃下……

杨玉华：爸爸……（扑在父身边痛哭）

〔赵大忠等急上，幕后传来阿佤人的怪叫声，战士们端起枪欲射击……

杨宏山：（挣扎起身来）不许开枪！

战士们：（气愤地）杨医生！

杨宏山：同志们！把枪放下！

战士们：杨大夫！

〔战士们在赵大忠的示意下，勉强放下枪。

杨宏山：老赵！你把我扶起来！同志们！

（唱）同志啊！莫急躁，

党的政策要记牢。

情况复杂头脑要清醒，

决不能，向阿僦兄弟动枪刀。

国民党反动派，

勾结珠米称霸道，

欺僦人，骗僦人，剥削僦人，

杀僦人，抢僦人凶似强盗。

他们犯下了滔天罪啊，

在民族间，挖下了鸿沟一条。

咱若是开枪打死了人，

岂不是，正中丁，阶级敌人

欺骗造谣，

挑拨离间的鬼圈套。

敌人的阴谋要揭穿，

人民的疑虑要打消。

团结僦族穷兄弟，

党的政策最重要。

我愿化作一座山，

填平鸿沟架座桥，

我愿化做一炉火，

把民族隔阂一火烧。
让社会主义的红旗啊！
在阿佤山上迎风飘。

战士们：杨医生！我们记住了！

杨宏山：好！这我就放心了！（将《纪念白求恩》交杨玉华）玉华！这本书留给你，遇到困难的时候读读它，看看白求恩大夫是怎么做的，它会给你增添力量，它会给你增加勇气，它能使你永远做个革命人！

杨玉华：爸爸！……

杨宏山：孩子！你要永远记住，你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。

（唱）永远跟着毛主席，
全心全意为人民。
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医生，
做一个白求恩式的革命人。

杨玉华：爸爸！……

杨宏山：陈岩龙同志！

陈岩龙：首长！

杨宏山：你是阿佤山第一个解放军战士，你是阿佤山第一个有觉悟的佤族人，要为解放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青春！

陈岩龙：首长！我，记住了！

杨宏山：老赵！你的担子很重啊！我……（巨痛）

赵大忠：老杨！

战士们：杨医生！

杨玉华：爸爸……

杨宏山：（用尽最后的力量，站起身来）同志们！你们往前看！

（唱）山高路长云重重，
坡陡沟深路不平。
革命战士不畏难，
披荆斩棘向前进。

众 人：（合唱）山高路长云重重，
坡陡沟深路不平。
革命战士不畏难，
披荆斩棘向前进。

（幕 落）

第二场 比 武

〔大榕树下，木鼓房前。〕

〔娜香姆扛竹水筒（竹筒约八尺长，一头砍成斜形的口，阿佤人用此运水）上。她累得喘着粗气，扶住竹筒喘息。〕

〔娜哈拉上。她长的很瘦弱。〕

娜哈拉：阿妈！阿妈！听说汉家兵又来啦！

娜香姆：（惊）你说什么？

娜哈拉：听爷爷说，汉兵又来了！

娜香姆：啊，天哪！这可怎么好啊！（失手将水筒倒在地上）

娜哈拉：阿妈！阿妈！

娜香姆：（唱）听说杀了汉家兵，
仇涌胸膛很难平。
想起往事心打战，
怀揣火炭心还冷。
你阿爸死在汉人丁，
你阿哥一去无踪影。
妈做了多少团圆梦，
夜夜醒来一场空。
苦难就象绞杀藤，
紧紧缠住妈的心。
苦难就象芭蕉杆，
剥了一层又一层。
听说汉兵又来闹，
难道说苦难又来临。
这样的日月何时了呵？
阿低人何时得安宁！

〔母女二人假抱落泪。〕

〔突然幕后传来抄家拉人的呼喊声：〕

孩子声：“阿妈！阿妈！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

女人声：“孩子！我苦命的孩子啊！……”

男子声：“哭，哭！你再哭，砍你的头！”

娜香姆：娜哈拉，你听！这是什么声音？

娜哈拉：是岩丁家，又被珠米抄家啦！

娜香姆：（失魂落魄地）不！不是！你听！那是你哥哥。他在叫我！他在叫我啊！

〔孩子声：阿妈！阿妈！……〕

娜香姆：（神志不清地）岩迪亚！岩迪亚！我的苦命的孩子啊！

〔娜香姆踉跄地向孩子哭的方向奔去，娜哈拉拼命拉住娜香姆。

娜哈拉：阿妈！阿妈！

〔岩朴回声上，拉住娜香姆。

岩 朴：娜香姆！娜香姆！你醒醒！你醒醒！

娜香姆：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是岩迪亚在叫我，是我的儿子在叫我呀！……

岩 朴：可怜的孩子，想儿子都想疯了！娜香姆！已经十五年了！岩迪亚要是还活着，早长成个大汉子啦！

娜香姆：他长高啦？

岩 朴：长高啦！

娜香姆：他长大啦？

岩 朴：长大啦！

娜香姆：刚才那是谁在哭？

娜哈拉：是岩丁爷爷的孙子，又被珠米拉走了！

娜香姆：阿爹！岩迪亚被珠米拉走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喊着：阿妈！阿妈！我不去！我不去！

〔岩郎声：“娜香姆！怎么还不背水来！”

岩 朴：去吧，孩子！岩郎新官在叫你呢！去迟了又要挨主子的打骂啦！

〔娜香姆正欲扶起竹筒，岩郎新官和岩嘎上。

岩 郎：娜香姆！怎么把水都倒啦？

娜香姆：我一时没小心！

岩 郎：没用的奴才！快再去扛！

娜香姆：是！（与娜哈拉扛竹筒下）

岩郎：岩朴！

岩朴：头人！

岩郎：拿来！

岩朴：什么？

岩郎：汉兵的人头！

岩朴：我……

岩郎：你为什么不动手？

岩朴：我看这些汉兵……

岩郎：怎么？你手软啦！哼！当年汉兵杀你儿子的时候，手可是没有软哪！

岩朴：这个我明白！可是，这些汉人，为什么不向阿低开枪？

岩郎：岩朴！你要放明白一些！要是共产党进了山寨，你就是杀人凶犯！他们决不会饶过你！

岩朴：不，不！人不是我杀的！是岩嘎……

岩嘎：（冷笑）哼！你的镖枪就落在他们手里！你就是长出十个舌头也说不清啊！

岩朴：你！

岩郎：只要你一心守山寨，我可以保你全家性命！我不说，岩嘎不讲，他们是不会知道的！

岩朴：是！是！（退下）

〔岩桑急上。〕

岩桑：新官爷！解放军汉人要进寨！

岩郎：来了多少人？

岩桑：十几个人。他们一路走，还一路唱着歌。

岩 郎：啊？（命令地）岩桑，敲起木鼓！让全寨的汉子们
 弯上箭，刀出鞘，火枪装足火药，到东寨门集中！

岩 桑：是！（正欲进木鼓房，岩板魔巴手拿鸡卦，神色慌
 张地上）

岩 板：慢着慢着！鸡卦不好！

岩 郎：（大惊）你说什么？

岩 板：鸡卦对我们不利，不能打！

岩 郎：再杀鸡！再查！

岩 板：是！再杀鸡！再查！（急下）

岩 桑：新官！怎么办？他们在寨门口等着呢！

岩 郎：叫他们进寨！

岩 嘎：叫他们进寨？

岩 郎：我叫他们自己进来自己退出去！传令下去！谁敢和
 汉人说话，杀他全家！

岩 桑：是！

〔岩郎、岩嘎、岩桑等人下。〕

〔静场片刻，赵大忠率众战士上。赵机警地向四周
 巡视。〕

李二娃：咦，怪呀！把我们请进来坐冷板凳啊！

张庆元：闭上你那嘴行不行？

赵大忠：注意！提高警惕！

众战士：（低声后传）注意！提高警惕！

——注意！提高警惕！

〔突然一声怪叫，一群阿佤姑娘跑上，狂傲地跳起
 阿佤舞来。……〕

〔战士们正在莫明其妙，急促的木鼓声又响了。随

着木鼓声，一群阿佤汉子“刷”的一声抽出长刀，跳起长刀舞。

〔岩郎新官、岩板魔巴、岩嘎站在一边观察战士们的神色。

〔赵大忠、杨玉华和战士们坐在一边，作出欣赏的神态。

〔新官岩郎倒吃了一惊，他一挥手，阿佤汉子们停止了舞蹈，持刀站立两侧。

战士们：（齐声喝采）好！

赵大忠：（大方自若地）阿佤兄弟们！谢谢你们的欢迎！同志们！来！咱们也表演一套，答谢头人！

战士们：是！

〔战士们跳起刺杀舞……

〔岩郎拿过一张弩交给岩朴，又取一张交给赵大忠，指指一蓬灯笼花。赵大忠把弩交给陈岩龙。岩朴、陈岩龙对看一眼，上好弩箭，瞄准灯笼花，岩朴扣动板机，花落。

众阿佤：（高呼）猛！猛！

〔陈岩龙端起弩，故意打了个旋子，扣动板机，一箭射落双花。

〔岩郎新官拿一支步枪，朝着一棵黄果树连发数枪，一个黄果落地。岩郎向赵大忠摆摆手，表示挑战。

〔赵大忠举起手枪，照准果树连发，黄果象雨点般落下。

众阿佤：（惊呆了，情不自禁地）猛！猛！是汉子！

岩郎：（见对自己不利，一挥手）散！

〔阿佤人纷纷欲去。

赵大忠：（上前一步）兄弟们！请等等！我还有话说！

战士们：兄弟们！请等等！请……

〔阿佤人不加理睬，纷纷散去。

岩 郎：（得意地）解放！你们该赶路啦！

赵大忠：不！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！

岩 郎：这寨小房矮，不好住啊！

赵大忠：革命战士不怕苦！

岩 郎：这山高林密多虎狼！

赵大忠：我有打狼猎虎枪！

岩 郎：是谁叫你们来的？

赵大忠：毛主席！共产党！

岩 郎：来我阿佤山做什么？

赵大忠：保卫边疆！建设边疆！

岩 郎：（威胁地）别忘了阿佤人的镖枪！

赵大忠：对！（从杨玉华手中接过镖枪）这镖枪的主人，还要请头人细查访！

岩 郎：（欲夺）这？……你们的安全？

赵大忠：（急收回）还要请头人多帮忙！哈哈哈……

岩 郎：（惊）啊！

（幕急闭）

第三场 治 病

〔在娜香姆家的草楼前。